郎潛二筆

燕下鄉脞錄序

陳君鈞堂以名進士爲郎官閉門不狎時流著書逾百卷已而改知縣來蘇首梓郎潛紀聞十四卷於中外政治當代典章人事奇怪條携而件摭焉蓋史部載紀類也今年又梓燕下鄉脞錄十六卷燕下鄉者遼地名君京邸近之故名書讀之猶初志也余喟然曰此漆園所稱宋人者與有不龜手之藥而洴澼絖則何邪今之學者操不律效程朱語錄空言滿紙頃刻尺許厚獵盛名攀高位或妄希兩廡豚豈不甚便然而問九經七緯百家諸子瞠目不能對一語亦嘗恧乎否也夫程朱大賢

人也人卽至不肖有不趣嚮者誰與然而效程朱者果程朱矣乎夫天下不皆大賢毋甯多讀書多識故事猶勝於絢虛美緇實用者也然而人多舍此而就彼將毋畫仙鬼易畫人物難乎余辱與士大夫遊竊疑博通者之少卽有矣輒姗笑叢焉傳曰越人美羸蚌而簡太牢鄙夫樂咋唶而怪韶濩然邪非邪夫君書不必賢於人人然而指稱碻徵引富如泰山之雲潼滃蔚薈日出而不已也如鬱人貢百草之華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鬻之𨿅中而芬芳條達也視枵腹而操不律奚止鈞銖之差耳哉夫睉之爲言細碎也箸書如君而奚細碎之

有邪夫君多讀書多識故事而以箸書而曾不獲徼盛名攀高位而又何說邪光緒七年歲在辛巳冬十一月歸安楊峴譔

郎潛二筆目錄

從子鳳蔚
子恩綸
子鳳琯
仝校

耆雨草堂叢書第七

跋

緗士先生刊其所著燕下鄉脞錄屬命崇俊校讐事竣乃跋其後曰自南董不作載籍多誣唐宋以來是非奪於愛憎功罪淆於恩怨前代名人言之詳矣

本朝

列聖代嬗公道大明四庫所錄

御製各書皆折衷羣言垂憲百世則凡紀錄之家秉筆之士宜如何恪秉

聖裁務歸至當乃以崇敬所聞有不盡然者我

朝崇尚理學程朱陸王並行不廢乃孫承澤以方回之

重臺拾陳建之舊唾醜詆姚江自命衛道其人不足重也陸清獻沈潛理窟冠冕羣儒亦復堅持門戶附和同聲謂明之亡不亡於流賊而亡於陽明此等議論其可據乎

國史館纂修列傳於臣僚功過兩不相掩所以存直道也而私家撰述猶不喻此意傳狀事實類多掩飾如張清恪謝濟世之獄張文端孫文定皆以奉
命往勘瞻徇失實得罪清議乃煌煌大傳見於名人文集中不一而足直若一代名臣絕無瑕玷者此等紀載其可信乎乾隆中川楚用兵

高宗首賞胡世顯之不欺以風動天下而積習相沿深根莫拔羅壯勇之擒熊老八參將陳嘛攘其功

聖武記記之石三保聶人傑之事誣罔

朝廷李忠毅不爲嘯亭雜錄記之咸豐中上海之亂首逆周立春等皆報擒斬而近人筆記有謂諸逆多不死且有商於外洋者推此以言中外章奏亦有未可盡信者矣不特此也康熙大科得人最盛學問經濟照耀千古繼之者乾隆丙辰也是科徵士中全庶常祖望遠紹深寧近衍南雷融貫朱陸靡所偏倚其學近於湯文正桑主事調元傳餘山勞氏之學恪守師承宗主洛閩其

學近於陸清獻二公其眉目也庶常之不與試或謂張文和以其負氣故齕之然主事亦未取餘若顧棟高徐文靖程廷祚沈彤牛運震任瑗陳黃中沈炳震王文清諸公皆淹通經史績學之士若厲鶚胡天游劉大櫆沈德潛萬光泰李鍇張庚黃之雋諸公文章詩賦亦堪方駕古人若裘文達方恪敏曹文恪金德瑛錢載諸公尤卓然不愧名臣當時二百餘人大半經桐城臨川兩侍郎月旦然後登諸薦牘故其中博學篤行之士幾居什九設令碧海遺珠盡收珊網豈非一朝盛事乃張文和以舊臣當國與方李二公所學異趨適奉

命主試事遂假慎重之名苛繩隘取以呈

御覽兩侍郎所舉一士不登名流獲雋者僅齊召南杭世駿輩數人士林咸失所望文和之咎大矣然前人未有言之者何歟是書與前筆皆掌故淵藪採摭之勤網羅之富所不待言至於闡揚幽滯考證得失並存數說不徇一家則知幾史通病其蹐駁容齋隨筆遜此精詳矣又其論斷所施和平嚴正無一孔迂腐之見以輔翼名教爲宗昔人嫌河閒五筆以鴻才碩學評隲鬼狐有乖立言埀教之旨如先生是書復何憾乎光緒壬午春弟子鄭崇敬謹識於暨陽官舍之燕喜堂

燕下鄉脞録卷一

鄞　陳康祺著

我

朝以明神宗四十四年丙辰

太祖皇帝始俯順諸貝勒大臣恭上

尊號建元天命

太宗嗣位建元天聰天聰九年以收服察哈爾全部獲

歷代傳國玉璽明年四月始

建國號曰大淸改元崇德國人初尊

太祖爲聰睿貝勒至天命九年恭上

尊號曰
覆育列國英明皇帝
太宗崇德元年羣臣恭上
尊號曰
寬溫仁聖皇帝昔成周豳岐邠業太王王季猶待追崇
不若
聖朝天造經綸戡亂攻昧當洪基俶建之初已赫然有
撫中國子萬民氣象也
天聰三年
太宗以明國屢背盟誓

親統大兵征之入洪山口克遵化城遂由薊州進規燕京駐營城北土城關之東復移駐南海子距關廂僅二里諸貝勒請攻城

太宗諭曰朕仰承

天眷攻城必克所慮者儻失我一二良將即得百城亦不足喜遂止弗攻

聖人智勇天錫猶審幾遵養如此唐之太宗宋之藝祖瞠乎後矣

天命十一年設八旂大臣天聰二年定文館職司五年設六部六年定城守官三年考察之例八年定八旂職

官名十年更定內三院崇德元年定內院官制設都察院二年設八旂議政大臣三年設理藩院定部院制八年設禮部蒙古理事官此我

朝澄敘官儀之始

太祖乙卯年定八旂軍制

太宗天聰三年三月定軍令於外藩八月定行軍賞罰例五年定出征軍制崇德八年定軍律此我

朝整飭戎行之始

天命五年六月設納言之木於門外天聰五年令貝勒大臣盡言直諫此我

朝下詔求言之始
天命二年令詳慎訟獄天聰九年禁徇私枉斷崇德五
年肆赦此我
朝明刑弼教之始
太祖乙卯年令羣臣舉賢才五年令貝勒大臣子弟就
學三年授舉人生員官階優免丁役此我
朝興賢勸學之始
天聰六年行新定朝儀崇德元年行
太廟薦新禮三年
諭禮部申明禁令八年定內外相見禮此我

朝班朝肅廟之始

太祖甲寅年令國人屯田曠土

太宗天聰九年禁濫役妨農崇德元年禁屯積米穀令及時耕種二年令各屯堡及時勸農此我

朝重農貴粟之始

天聰元年發帑賑饑二年發帑資貧民嫁娶崇德二年

諭貸粟資民六年以歲歉

諭行備荒事例此我

朝孚惠民生之始

天命八年

勗羣臣勤職十一年

勗諸貝勒毋習逸樂崇德二年

諭諸大臣勤修國政七年

諭諸王貝勒勤修政事此我

朝誡諭臣工之始已上九則均見

開國方畧我

祖宗一闕肇造業業兢兢當周縣商亂之始基已姚典姒謨之畢備放其時正明國末造君闇臣煬百度寖弛無復綱紀興亡之故蓋不待王師入關

眞人定鼎而早可瞭然後有萬年殷鑒不遠

聖子聖孫作求

世德念之哉戒之哉

何文端公按諡法考撫何文端者雍正初吏尚何世璂諡端簡何寶出身翰林而不得文字故文端誤記與居京師時一同年詣之日晏未起久之方出客問曰尊夫人亦未起耶答曰然客曰日高如此內外家長皆未起一家奴僕其爲奸盜詐僞何所不至耶公瞿然自此至老不晏起見桐城張文端篤素堂集讀此可見何公進德之勇並可見前輩處朋友開規過責善如是其嚴也

西林鄂文端公爾泰總督雲貴時雲撫江陰楊文定公

方獲譴新巡撫朱綱多方羅織至欲用刑訊兵民洶洶
爲文定頌冤謀拏起擊綱公好言撫慰之復厲聲責綱
曰過湯陰岳忠武廟見鐵人乎獄得解
高宗卽位首召文定文定旋奏公處置苗疆非善策公
不以爲忤文定沒公經紀其喪哭之哀嗚呼可謂大臣
矣
世宗時合河孫文定公被誣有婪贓據以入告者親王
也
上詢之鄂文端公公曰孫嘉淦性或偏執若操守臣敢
以百口保之

上意解即
命公弟訊問事白抵誣者罪公弟名爾奇時與文定同
以少司空兼祭酒亦賢者也
閩中自李文貞蔡文勤二公重振龜山考亭之緒薪盡
火傳理學大暢繼之者甯化副憲雷翠亭先生鋐也先
生隨計入都寓文勤邸朱高安方居比鄰文勤語先生
曰高安素知子子可一見先生以陸清獻不見魏蔚州
爲比後高安禮先焉乃往見又一日孫文定過文勤文
勤語先生曰孫公實爲子來當一往以答其意先生曰
不敢也將有保舉恐近自媒文定終薦之補國子監學

正。

乾隆初元甯化雷公以庶吉士蒙

特召侍　阿哥書房講讀嚴正恪勤於中貴不假辭色

嗣丁憂編修余棟以　皇太子薨入京被

命留侍諸　皇子公奏　皇子侍奉之人必明大義篤

倫理方於學術性情有助余棟父喪未葬若隱忍行走

則講書至宰我問三年章何以措口於天下風化有關

於是編修得終制按公之學出自漳浦蔡文勤公文勤

則李文貞嫡傳也公劾奏奪情侃侃如此於安溪一脈

不能不謂之青水　鮚埼亭集楊文定公行述稱余編修

奪情時文定力言其不可　上收還

成命文定亦
安谿高弟
混同顧公琮太師文端公名八代孫也風骨挺勁在滿
洲大臣中與蝶園徐公並稱時人爲之語曰前徐後顧
剛亦不吐
世宗初年設會考府公爲主事杖某親王府吏親王初
不悅而後奇之公嘗持議欲行限田法以均貧富與用
事大臣動色爭於
上前無所撓挫有文覺禪師者出都聲勢烜赫騎從如
雲道出袁浦兖豫二州方面大僚率屬郊迎恐後公方
與前總漕魏公廷珍相交替皆若弗聞也者公在京師

守制時小車敝帷人以爲厲養奉
命治漕治南北河久享厚祿老病罷歸至不能僦一廛
以居壁立千仞淸絕一塵惟公實允蹈之
康祺少有知識瀏覽近今古文家測其旨趣頗惜長洲
彭紹升二林瑞金羅有高臺山之學陽儒陰釋殊太決
其籬樊稍長則聞前輩言臺山游奉化雪竇爲邏者所
獲疑爲盜賴吾邑邵侍郎洪得脫吾以爲謝康樂之爲
山賊也頃讀惲子居氏大雲山房集臺山外傳曰臺山
少好技擊兼治兵家言嗣學於贛鄧元昌修儒者之業
於書無所不窺精思入微遂喜佛法自京師歸忽登樓

縱火自焚救之得不死遂狂走入山服沙門服不下髮趺坐與人言孝弟而歌泣無時下揚子渡錢塘過甬東多託迹佛寺中奉化快手怪其服令儕輩篡臺山臺山徒手禦之不可近因詣縣趺坐縣庭爲禪語同年生主事邵君洪時家居識臺山乃釋之遂游普陀寓西湖已復走京師乃歸而卒又論曰臺山於倫甚修所以處之甚厚不得已乃至於如此其諸無愧爲聖賢之徒者歟

按惲氏此文似臺山之入釋亦自有託而逃譬如病榻呻吟聊自緩其痛苦彼彭二林者又何所爲而甘棄其飲酒食肉之身昏瞀叫號靡所脅驅而遠自淪溺耶噫

惲子居大雲山房雜記載康熙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特封
世祖章皇帝之乳母樸氏爲奉聖夫人頂帽服飾照公
夫人例嗣後多有乳母之封外廷至不知其姓氏
本朝推恩之厚家法之肅具見矣按惲氏以封及乳母
爲恩厚不降明旨爲法肅其言善矣康祺竊謂
本朝定鼎之初宮府典章多沿明代以奉聖夫人封天
子乳母恐亦是勝國舊稱康雍而後綱紀聿新保姆微
勞膺受
渥賚禮亦宜之奉聖崇封必已裁革宜二百餘年罕見

紀述也

和碩禮烈親王

太祖高皇帝次子也從征屢建大功封大貝勒

太祖崩王首倡議於朝戴

太宗爲主

世祖嗣位王次子碩託孫阿達禮謀立睿親王王發其

謀兩人皆伏誅昔泰伯讓國尙少披荊斬棘之奇勳周

公滅親究非離裏屬毛之繼體

天祚聖淸篤生懿弼忠貞神武翼戴

三朝史册所書少雙寡二者也

天聰五年
大淸兵圍大淩河城生禽明監軍道張春等春見
太宗不跪
太宗引弓怖之禮烈親王諫曰彼不懼死射之何爲乃
舍之春終不失節以壽終我
文皇帝大度如天從諫如流固宜海內英豪聞風景附
屋彼明社有如拉朽摧枯也
和碩怡賢親王
聖祖皇帝第十三子雍正三年疏請減東南浮賦奉
旨俞允其年冬總理水利營田事濬畿甸河渠闢荒地

數千里募民耕種朞年而有收王屢承
詔決大獄多所寬釋因奏言聽訟之道求之辭色以察情僞設誠以待之據理以折之未有不得其實者若概用刑求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此冤抑之所以難伸也
世宗以其言頒示直省有司刻木牓於堂四年
御書忠誠敬直勤慎廉明八字以賜復條析王善行宣布中外比覩
詔奉天直隸江南浙江各爲王立祠爲天潢懿戚振古未有之榮蓋
世宗之於王恩誼隆稠不啻布衣昆季而王之謙畏寅

恭善承
眷睞亦殊足以上契
聖心吁難已盛已按賢王政迹畧見前編須讀宗室王公傳尤得其詳補輯於此
和碩鄭獻親王爲
太祖皇帝弟之子
世祖嗣位與睿親王同輔政功亦相埒扈
蹕入關封信義輔政叔王十二年上疏推述
太祖
太宗遺烈以爲平治天下在信詔令順人心前方降
詔恤滿洲官兵疾苦已復令修乾清宮詔令不信何以

服人又請設起居注官垂信萬世
世祖善之夏薨於位遺言勸
上以統一四海爲念
上哀慟
詔圖像宮中
咸豐三年四月
命大臣監視鎔化內府金鐘凡黃鐘二太簇一皆乾隆
五十五年所鑄鎛鐘也葢是時軍饟方亟庫藏空虛
聖心焦勞甚矣
翁文端公以大理寺少卿丁艱服闋還京補國子監祭

酒祭酒秩從四品理少秩正四品例不得補時
宣宗亟欲擢用故有是
命也於是文端兩爲祭酒儒者榮之
乾隆間四庫書成庋藏
文淵閣始置官典守雖兼銜貼職實爲翰詹諸臣清要
之任朱文正公首直閣事　皇十一子成親王刻石印
贈之嗣阮文達公繼充是選文正遂以印付之文達
安徽布衣胡文忠當賊破定遠時家毀於難鬻其女隻
身赴京師謁林遠村侍御之望曰督師者久無功又驕
縱好聲色皖名城多陷苗沛霖跋扈反形日露督師者

若不知民無生望使前督師者終不去皖何至是前督師者袁甲三也若有言責當入告侍御唯唯胡不及待遂自縊死死猶懷書責林語益激林乃並書疏聞未幾督師者以母喪詔許來京而復以前督師者往見許宗衡玉井山館筆記

本朝宗藩懿戚中學術之正政治之醇莫如簡儀親王德沛王爲太祖皇帝弟濟爾哈齊四世孫早歲應襲父爵爲鎭國將軍讓與從子入西山讀書

世宗以果親王薦召見問所欲曰願側身　孔廟分特豚之饗

世宗大器之授兵部侍郎王益折節嚮學立志希聖一言一動必由仁義乾隆初嘗以吏部侍郎兼祭酒每入學摩挲俎豆不忍決舍嘗集太學諸生講大學首章圜橋門聽者千餘人靡不悅服獨助教王之銳以爲未盡復陳說已意王欣然下階三揖而謝初甘肅地瘠歲常歉有司視爲固然無報災成例王始外任卽撫甘肅兩月不雨立馳奏振之

高宗卽位遷湖廣總督調閩浙再調江南所至黜陟至

公尤重民事乾隆七年淮揚大水王慮漕粟往民不及炊乃實麥餅千艘溯運河兩岸饑民噴聲若流菜色立變命府縣官放手開倉以振甯濫毋隘是役奏動地丁關稅鹽課銀一千萬兩奏銷時屬吏皆以爲危

高宗弗問蓋信之有素矣

簡儀親王督閩浙時巡歷諸郡所至必先謁　先師廟即升明倫堂講易屬吏列侍於後諸生環立於前函丈之間雍雍肅肅其駐節杭州時於敷文書院繪河洛方圓羲文諸圖揭於屏間王手執松枝佇立指點講解移晷纓笏塞巷巾卷充庭莫不傾聽忘倦僉謂天潢節鉞

中古今一人主在閩有鼇峰書院講學錄行於世所著復有易圖解實踐錄二書康祺敬按本朝滿洲儒臣理學經濟代産巨人尚未有膺孔庭從祀之榮者如王及文定公徐元夢文端公倭仁文忠公文祥亦無愧兩廡人物惜無人焉爲之抗章乞請也康祺以京官謭選時自意依流平進烏臺豸斧尚非妄希國家闕典如此類者甚多謬冀有所論列私居削牘譔著成編茲則不宜復出矣

巨清開國元輔在漢臣中必首推范文肅公文程其遭遇如漢之留侯明之誠意而建樹宏遠則過之世傳其三大議尤足固根本流賊破明燕京吳三桂來乞師睿

親王召公籌策公曰賊惡稔矣可一戰破惟好生者天
之道古未有嗜殺人而得天下者
國家欲統一方夏非乂安百姓不可王用其言入關申
嚴紀律妄殺者罪遂定京師一大議也明季賦額屢增
民不堪命公廷對請用萬歷時額從之天下大悅二大
議也闖獻亂後土曠民稀公條上軍屯事宜
詔議行之流亡漸集裁兵不譁三大議也公以孔孟之
學術爲伊旦之經綸張劉兩文成烏足語此
盛京大庫有老熊皮一具雄烈如生我
太宗文皇帝御鎗所獲也歷

朝藏弆以示服㺯
歐陽文忠公像在滁州官庫乾隆己卯新建尚書裘文
達公典試回京進呈
御覽題詩以爲鎭滁之寶
嘉慶辛酉京師大水科場改九月詩題百川赴巨海乃
謝康樂擬建安七子陳思王一首取天下歸仁意闈中
罕得解前十本將進呈韓城王文端公以通場無知出
處爲憾房考高侍讀鶚搜遺卷得定遠陳黻卷亟呈薦
遂得南元他房落卷有畧涉正意者搜棄補薦皆中式
乾隆間某太史詔事豪貴其妻某氏始拜金壇于相國

夫人爲母如古所稱乾阿嬭者嗣相國勢衰又往來錢唐梁尚書家蹤迹暱密有朝士嘲以詩云昔年于府拜乾孃今日乾爺又姓梁赫奕門庭新吏部淒清池館舊中堂郎如得志休忘妾妾豈無顏只爲郎百八牟尼親手挂朝回猶帶乳花香時相傳冬月嚴寒梁尚書早朝某妻輒先取朝珠溫諸胸中親爲懸挂按自來諸臣媚妾悅人惟恐不工事有甚於此者然閨房隱祕豈外人所與知況尚書名臣郎某太史妻亦不過熱中趨附何至爲婢妾倡伎之所不爲殆傳聞者過于輕薄甚其詞也 又道光朝一翰林某出濰縣陳文慤公官俊門下文慤喪耦翰林爲文以祭之有喪我師母如喪我妣之句翰林妻又嘗爲許文恪公乃曾之義女有譏之者集成語作聯揭諸門

外曰昔歲入陳寢苫枕塊昭茲來許抱衾與裯一事畧同一詩一聯皆爲言官登白簡至今有餘臭焉余之紀此將使十鑽千拜之流稍自顧其名節而才士之筆端剽悍者亦當稍留地步勿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也

嘉慶甲子

車駕幸翰林院欲令與宴者即席爲詩朱文正公奏諸翰林皆蒙

賜酒觀戲恐心分不能立就

仁宗允之公出語諸翰林曰若是日即席爲詩諸君能不鑽狗洞乎文正性喜詼諧此其一節也康祺按乾嘉

文物愼選清班當時詞苑中人尙不至爲應制一詩遽
穿狗竇公特慮醉後失詞耳
朱文正公清德素修爲時宗仰薨之日卧處僅一布被
布褥其別舍則殘書數篋而已見者莫不悲感
仁宗親賜奠甫至門卽放聲哭且
賜以挽詩有半生惟獨宿一世不言錢之句
天章論定公亦當含笑於九原
乾末嘉初滇省運銅爲最苦之差一經派出卽身家不
保推原其故凡全滇屬員中有虧短者有才具短絀者
有年邁者本管道府卽具報委令運銅於承領運脚時

即稟明藩司將所短各數扣留藩庫以至委員赤手動身止有賠銅一法所短過多或報沈失或交不足數至參革而止此數十年弊政也自蔣礪堂相國攸銛任滇藩查得銅廠內有提拉水洩一項每年應發銀二十萬兩八成給發扣存二成得四萬兩於四正運每船津貼銀八千兩副運減半於起運時給發一半船至湖北全給之保舉運員須本管府道加考以並無虧空年力正強爲合格此法行至道光年尚無更變人不以爲畏途矣見崇慶楊襲侯國楨自定年譜楊亦道光初藩雲南者今滇銅久不採運舊章未必遵行錄此以爲講銅政

者之一助

楊龔侯在滇兩署藩篆其時各省採銅委員率羈留至四五年侯訪知四川烏坡廠銅可以般運遂陳請大憲在烏坡採買銅二百萬斤五省委員咸獲齎運雖銅價略貴而運腳節省合計有盈無絀此亦留心度支所當知者

西陂類稿中有恭紀蘇撫任內迎

鑾盛事云某日有內臣頒

賜食品並傳

諭云宋犖是老臣與衆巡撫不同著照將軍總督一樣

頒賜計活羊四隻糟雞八隻糟鹿尾八箇糟鹿舌六箇鹿肉乾二十四束鱘鰉魚乾四束野雞乾一束又傳旨云朕有日用豆腐一品與尋常不同因巡撫是有年紀的人可令御厨太監傳授與巡撫厨子爲後半世受用等語此世俗深明密戚之所希聞而以萬乘至尊垂念人臣餔啜之需乃至纖至悉如此宜身受者舉箸不忘也

文端伯相伍彌泰乾隆四十八年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明年七月授東閣大學士越二月和珅亦以冢宰拜參知矣世多以伍相爲和珅外祖以年輩論之似不

甚符或文端女爲和珅繼母耳相傳文端家有急需公子輩貸二千金於珅公聞之語諸公子云旣已向貸退還不情命取田契價值相當者署劵歸償珅力辭使者三返始勉受珅之貪汚殆公所素嫉故以之示意歟

高宗在藩邸鄒宗伯一桂方以工畫值

內廷令內侍持箋

命鄒宗伯以太奉

諭旨不敢應

高宗登極賞其謹慎擢用卿貳

一絲一粒我之名節一釐一毫民之脂膏寬一分民受

賜不止一分取一文我爲人不值一文誰云交際之常廉恥實傷 非不義之財此物何來此儀封張淸恪公任督撫時禁止餽送檄也質確如古誥詞按又一本大同小異命已上當奉爲金繩鐵矩

張淸恪生長河壖熟諳水性嘗面奏河務事宜聖祖偶有所詰問公即袖出地圖口講指畫兵部侍郎牛鈕在側斥伯行書生但據紙上陳言妄奏上曰畢竟是他留心即書本亦是他看過爾等誰留心者康祺敬按書本陳言原有迂腐不適用處洞達時勢方爲有用之才然傳古援今究勝於空談逞臆況淸恪

之於河道實有心得并非藉圖書以緣飾乎留心書本數語
聖謨洋洋握數奏功庸之本矣
阿文成公在金川時曾被岳大將軍參劾獲咎嗣文成總督雲貴岳適降補雲南提督心常惴惴文成偶詠詩示岳云鳴鏑一聲山響答長空飛鳥漫相疑岳始釋然
武臣能以詞賦受知者徐侍郎滋恩明功臣中山王後也明季以關外都指揮家遼陽入
皇朝隸正藍旗漢軍由貢生應武科中康熙四十四年武進士授侍衛執戟殿下賦詩稱

旨特改兵部郎中後官至閣學兩出治河以廉幹稱至今羽林佽飛之班稍通文墨者猶豔述其遭遇云

徐文穆相國本予告歸杭州適里中社事正盛晝夜相競立戲場數處各以臺上燈聯求書卻之不可乃大書曰防賊防奸防火燭費錢費力費工夫復書一扁曰戲無益衆喻其意遂止是眞士大夫居鄉之軌範也

李敏達衞長於治盜所轄地方不逐娼妓不禁樗蒲不擾茶坊酒肆曰此盜綫也絕之則盜難蹤迹矣按敏達與田端肅文鏡皆雄恣不馴純任權術而皆立功名雍正朝凡二公所駐盜賊爲之潛蹤敏達之禁網闊

疏是或一道與

閩中蔡殿撰以臺赤貧至孝無以爲養將鬻妻其夫人不忍拂請行抵富家白其故乞改執爨役主人感動遂如指一日召塾客入書齋適遇夫人相對泣主人駭詰之知客即蔡也乃送還夫人未幾蔡聯捷會狀屢典文衡激厲寒畯現身說法初不以此事爲諱見童通副師過庭筆記康祺按鬻妻養母非遇大亂奇荒萬難兩全之會其事不足爲訓而出而教士不諱其少歲之寒微俾多士有以自壯則可謂能舉其職者也

甘肅自康熙六十年至雍正四年司庫虧帑至一百六

十餘萬家曠散佚莫知所出武進劉文恪公於義署總督設法清釐不籍一家不笞一吏而咸獲歸款亦可見綜核之才已

邵二雲學士垂髫時侍寢於乃祖每丙夜老人睡醒輒持學士足令背誦日間所讀書或舉經史疑義前賢故實相告語不熟記則搖之使不得暢眠以是學士淵潤家詁卒成通儒

燕下鄉脞錄卷一終

燕下鄉脞錄卷二

鄞　陳康祺著

天命八年

太祖御八角殿訓諸公主以婦道毋陵侮其夫恣意驕縱違者罪之按唐南平行執笄盥饋之儀宋荆國以寶帶器幣爲壽傳之史册久爲嘉談我朝當戎衣戩伐之年卽已敕歂閨箴修明陰教天桃穠李此王化之所由基與

乾隆丁巳長蘆運使蔣國祥以事謫戍軍臺其子韶年屢求代父不得壬戌五月出塞省父慟哭求臺帥帥憐

之爲奏請果獲
俞旨其父歸尋卒韶年旋亦放還見漢陽沈郎中秋曹
日錄記之以貽表獨行者並使後世孝子順孫不幸遘
罹家難者知我
先皇孝思錫類曾有此曠蕩之深恩也
定例京控案件由步軍統領都察院通政司上達者率
奉
旨交督撫提案研訊或令督同臬司嘉慶二十四五年
童通副師方以勤慎受
天子知遇

上念山東積牘如山清釐不易遂以公調任東臬每案
輒奉
特旨專交審訊定議後即單銜奏結在任一年二十餘
年積案千餘起無復留滯釋獄囚無罪者一千三百餘
人並審結本任內案一千八百起
天心嘉悅有兼公辦理不避嫌怨之褒然公自此招中
外忌嫉
睿廟以庚辰七月賓天九月即調公湖北十一月
授通政使司副使明年被舊屬誣訐吏議降四級調用
矣

客有藏隨園十三女弟子湖樓請業圖者後附一小幅曰後三女弟子圖前後凡二跋其前跋云乾隆壬子三月余寓西湖寶石山莊一時吳會之弟子各以詩來受業旋屬尤江二君爲寫圖布景而余爲志姓名於後以當陶貞白眞靈之圖其在柳下姊妹偕行者湖樓主人孫令宜臬使之二女雲鳳雲鶴也正坐撫琴者乙卯經魁孫原湘之妻席佩蘭也其旁側坐者相國徐文穆公之女孫裕馨也手折蘭者皖江巡撫汪又新之女纘祖也執筆題芭蕉者汪秋御明經之女妽也稚女倚其肩而立者吳江李寧人臬使之外孫女嚴蕊珠也憑几拈

毫若有所思者松江廖明府之女雲錦也把卷對坐者太倉孝子金瑚之室張玉珍也隅坐於几旁者虞山屈宛仙也倚竹而立者蔣少司農戟門公之女孫心寶也執團扇者姪金名逸字纖纖吳下陳竹士秀才之妻也持釣竿而山遮其身者京江鮑雅堂郎中之妹名之蕙字茝香張可齋詩人之室也十三人外侍老人側而攜其兒者吾家姪婦戴蘭英也兒名恩官諸人各有詩現付梓人嘉慶元年二月花朝隨園老人書時年八十有一又一跋云乙卯春余再到湖樓重修詩會不料徐金二女都已仙去爲淒然者久之幸問字者又來三人前

次畫圖不能肖八乃託老友崔君為補小幅於後皆就其家寫眞而得其手折桃花者劉霞裳秀才之室曹次卿也其飄帶佩蘭而立者句曲女史駱綺蘭也披紅襜褕而若與之言者福建方伯瑚沙先生之季女錢林也皆工吟咏綺蘭有聽秋軒詩集行世余為之序清明前三日袁枚再書康祺以謂隨園風流放誕充隱梯榮詩格極卑碑版亦多不根之作其著述惟駢體文差強人意駢文才氣縱橫洵足自成一家惟隸事多强古就我若劉霞裳詩序上黄太保書等篇佻達荒唐未免肆無忌憚餘無足觀其攀附公卿提倡騷雅志不專在獵名蔣茗生蝿營獺祭之詞趙耘菘虎帳蛾眉之檄同時儔

彥都巳窺彼此老心肝惟生際承平天假耆壽文名蓋代福慧雙修殊爲文人難得之遭遇湖樓請業一圖香粉琴尊丹青炤映不可謂非湖山韻事也

江甯杭州駐防營殉粵匪之難諸忠臣余已紀之前筆矣茲又得江南大營文武死事畧於西人所刊瀛環瑣記爰表錄之湖北提督向榮四川成都人由行伍從楊遇春平滑縣賊有聲積功至提督粵西盜起以宿將被命與都統烏蘭泰分統左右軍屢躓屢起咸豐三年督師江南始至營鍾山遏賊東竄時兵不滿萬又分援揚州東壩徽甯等處勢益單六年四月鎮江師潰賊橫溢

不可制斂營次丹陽圖後舉會病發薦張國樑自代卒謚忠武署江甯將軍蘇布通阿滿洲人隸向榮左翼長從征江南署江甯將軍卒於軍謚果勇甘肅涼州鎭總兵馬龍四川人忠勇善戰隸向榮右翼長日夜謀攻復不克憤歐血卒謚剛愍候補知府謝繼超廣西人倜儻任俠隨向榮征江南總理營務咸豐四年粵人劉麗川踞上海官兵攻之久不下奉令招撫被賊誘執脅降不屈死江蘇巡撫吉爾杭阿滿洲人咸豐二年由工部郎中奉

旨以道員揀發江蘇署按察使嘉定民人周立春鈎扇

粵八劉麗川連陷浦東西六廳縣城奉督府檄率師復其五授常鎮通海道旋擢布政使駐上海勦賊四年六月授巡撫斷賊糧運五年正月克之

賞一品服勇號幫辦向榮軍務移攻鎮江六年四月僞東王楊秀清由金陵悉銳至薄總兵虎嵩林壘甚急聞報輕騎突圍入賊繞之數匝糧盡手發火鎗洞胸卒諡勇烈候補道江甯府知府劉存厚四川人上元江甯志作山東人

入貲爲刑部學習主事咸豐三年以侍郎王茂蔭薦奉命從軍江南八月上海事起率偏師克復青浦功第一以知府發江蘇補用

賞瑚松額巴圖魯名號軍興文職
錫勇號自存厚始旋補江甯府留勦賊上海平以道員
用隨征鎭江六年四月吉爾杭阿旣死難護屍突圍出
遇害江甯將軍和春滿洲鑲黃旗人深沈有將畧由湖
南參將從廣西軍升總兵官與向榮分統滿漢隊咸豐
三年奏派專攻鎭江一路尋奉
命赴皖督師六年向榮卒由江南提督佩
欽差大臣關防視師句容始至薦張國樑可大用俾總
統諸軍壁壘一新堅城迭拔每報捷推功讓能其下樂
爲用七年鎭江旣克用張國樑計會師搗金陵圍城築

圍賊屢撲屢却勢窘甚會浦口黃池溧水甯國諸軍失
利分兵往援死傷畧相當士氣稍弱十年正月賊閒道
陷杭州尋由廣德掠東壩而西饟道中絕外圍壞環營
火起與張國樑走鎮江冀收合餘燼未幾聞丹陽失守
總督何桂清棄常州遁殘軍瓦解憤甚手火鎗貫胷未
殊行至滸關仰藥卒謚忠壯江南提督張國樑廣東高
要人起椎埋中按原本作以降賊受撫非也從勦兩粵土寇洊升都
司隨向榮東征先登陷陣戰功冠江南名滿天下擢漳
州鎮總兵官咸豐六年向榮卒中外交章論薦
命幫辦軍務總統諸軍尋授湖南提督改江南會師金

陵城下以恢復自任十年師再潰憤功業不竟投丹陽
尹公橋下人馬俱沒事聞
賜謚忠武其事實詳見碑記浙江提督鄧紹良湖南人
由行伍起家咸豐二年守長沙城功最從征江南分援
皖南徽甯諸郡晉提督九年灣址失守遇害謚忠武直
隸通永鎮總兵戴文英廣東人同死難謚武烈湖南提
督周天受四川人由行伍從征江南派援甯國累著戰
功督辦軍務咸豐十年江浙相繼失守甯國孤懸賊中
苦守數月城陷遇害謚忠壯湖北提督周天培四川人
天受弟由行伍從軍累功至提督駐守浦口咸豐九年

師潰遇害諡武壯直隸通永鎮總兵虎坤元四川人趫捷善戰輕財募死士有名將風咸豐六年鎮江下蜀街之役以七百人走劇賊數萬擢總兵年甫二十四八年攻溧水中礮卒諡忠壯總兵熊天喜湖南人隸和春親兵洊保至壽春鎮總兵官十年閏三月賊攻丹陽師潰中礮卒諡勤勇廣西提督張玉良四川人由行伍從征江南曉暢軍事屢獨將破賊威名亞國樑人以小張呼之咸豐十年杭州告急率三千人馳援至則城破已三日鼓行先登賊出不意棄城走既蘇常相繼淪沒潰兵趨杭州勢洶洶幾變巡撫王有齡令玉良招合亡散攻

嘉興不下賊趨浙東移師克嚴州城進拔常山江山二縣十一年五月賊渠李世賢自江西東犯江常復陷總兵李定太方統三衢軍棄浮石渡不守賊掠龍游破金華窺諸暨全浙大震時巡撫主兵柄（有齡貪而驕懦而復以市儈竊高位貿然自謂知兵雖倉猝遇害而滿營諸忠橫被摧陷兩浙大局全壞於一人之手　朝廷憫其死事姑弗深求而輿論至今唾詈至有塗牛馬矢於其專祠者）將軍瑞昌擁總統虛號唯諾受成玉良以客將孤寄提殘卒不滿五千崎嶇措拄危苦萬狀省中又時時齮齕之玉良憤歎扼腕意氣彌厲所至挾朝衣一襲自隨識者早知其必死十月杭州再被圍由桐廬浮江下孤軍深入破賊壘十數抵鳳山門遣

人請兵出紫遁鑲道不應越宿外圍合玉頁駐師江岸猶日夜問瘢傷勉忠義往來部署忽飛礮集右足折股卒杭人至今哀之謚忠壯內閣中書陳克家元和人工詩得山谷神髓甲辰舉人從軍金陵爲張國樑掌書記保中書舍人十年師潰遇害山東直隸州州判吳士諤沭陽人已酉科拔貢生以本班就職分發山東奉檄解江南軍火投効和春營與陳克家同日被害內閣中書馬釗長洲人甲辰舉人習小學句股喜談兵先以籍紳理劉存厚營鑲敘青浦功保中書藍翎十年從總兵熊天喜爲幕客死丹陽之難

瑣記又載有思屺主人金陵問答一篇云密默子薄游
金陵有逆旅主人過而言曰自
昭代龍興我江南沐浴生息晏然不見兵革者二百有
餘載劇寇壓境三辰失序金陵遂淪爲異域合東南行
省甲兵財賦將才物力之盛誓師城下喪敗相繼蠢爾
幺麽駸駸坐大煩
兩朝之宵旰竭生靈之膏血自癸丑迄甲子十有二年
而始復其失也若隕籜之易得也比摧山之艱天不降
康民其何罪吾子積勞兵間熟悉情狀其能以金陵已
事諗予乎密默子曰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賊

萌芽乎金田咆哮乎永安跳盪乎長沙橫決乎江漢其聞命將出師兵事連歲不解功罪之迹利鈍之機傳聞異詞請從蓋闕洎乎棄武昌躪彭澤掠皖城趨采石舳艫千里直指石頭如飛蝗蔽天莫敢仰視猛獸出柙市廛盡空夫以江南惰窳偷玩之俗脆薄柔靡之民倉卒遇敵應時崩摧勝敗之故無待蓍龜矣蓋賊之覬金陵非一朝取之以積威而據之以全力蹂京口掠廣陵瞰中原窺半壁天贊

廟算先機謀帥琦文勤邦上之捷向忠武鍾山之師夾江而陳控扼南北賊自是不敢過蘇常窩窺一步吳越

生民驚魂復定者又七八年然金陵依山阻江城高廣甲天下賊渠楊秀清以梟桀之姿擁百萬之衆據形勝之地我兵初至士氣單弱

中旨敦迫嚴責師期堅城在前芒刃久頓賊得以其隙憑陵楚皖橫溢江淮羽翼四張爪牙森布雖

朝命重臣分路致討而往來有牽綴之懼彼此無聯屬之權畛域既分事機屢舛迨庚申辛酉閒官兵撓敗江浙沈淪賊意驕氣盈酣豢淫縱無復鬭志猾虜之貫已盈元元之禍應革

沖聖當陽疇咨方召東南再造悉畀元臣於是乘建瓴

之勢鼓行而東盪滌江滸直擣腹心而金陵始復爲我有傳曰多難興邦殷憂啟聖又曰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何其盛哉主人曰寇之顛末既聞命矣抑吾聞之向公嚄唶宿將和公亦身負重名手握牙璋龔行天罰慨然各以平賊自任而乃百計仰攻僅得僅失卒以囊底之智受困潢池覆轍相尋其故安在寓默子曰向公受任危難之際奉命顛蹶之餘方其下潯陽趨建業裹創疾馳倍道追躡始至江南兵不滿萬累戰累捷扼鍾山而守之未幾賊由浦口分道北犯浦東皖南後先告警羽書日數至

璽書譙讓趣合濟師頁將勁兵分援南北無虛日丙辰
春夏揚鎮兩軍相繼覆敗賊全涌不可遏孤軍中懸胕
腋單露不能不左次以避其鋒然且輿疾視師屏蔽南
服帳中符印付託得人而公亦從此逝矣兵法云搗瑕
則堅者破又曰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和公初克潤城氣
吞江表大建旗鼓會於金陵時我師在城下者裁五六
萬而沿江數千里賊蹤延蔓幾十倍其數首尾銜貫隱
然敵國爲和計者連衡湘楚力爭上游芟薙羣凶迎刃
斯解是爲上策重兵扼徽甯奇兵扙采石水陸列成壁
賊使東是爲中策全軍孤注併力攻堅外撲內衝冀博

一當是爲下策且夫古名將之用兵也淬厲其志氣而勞苦其筋力內形旣充百用不頓而乃開塹築圍星羅碁置連營列栅二百有餘里備多則力單戍久則師老器窳敝而無用士醉飽而就嬉當事者且謂擣穴擒渠功在眉睫人人有裂土拜爵之想而不知李秀成輩方日夜麕聚謀所以覆其局也執偏隅而昧全圖狃近功而忘遠略僨車負乘又何責焉主人曰向公初薨張高要名震天下厥後庚申之蹶論者謂高要督師必不至此然則和張之優劣可得聞歟密默子曰和公之初至江南也高要已被總統之命金陵將卒皆其心膂奉號

令惟謹和公深沈而機警知三軍皆爲彼用且高要方
膺
殊寵負中外重望遂一切委任之推賢讓能歡洽無閒
高要忠勇善戰輕財養死士兩軍相角當幾制勝一時
罕有其儔至於長駕遠馭深心大用審緩急之序而決
成敗之幾則兩公皆不能無憾主人曰吾聞庚申之變
和公擁饟數十萬將士饑疲解體東南半壁遂以不支
信乎密默子曰和公天姿刻深自奉儉約無聲色裘馬
之嗜甫拜
命渡江與制府約將帥主兵事地方籌軍實覈計水陸

軍需月五十萬金糧臺籍其數上之督府督府以授藩司覆核輦金常州依時散放各營弁目至丹陽闕領而行閒實不名一錢以若所聞督師果擁厚貲則當賊勢披猖饟道中絶懸金募士何敵不摧又安至徒手叫呼上下坐困而卒爲悍賊乘哉太史公曰要之死後然後是非乃定夫受鉞登壇膺丈人長子之任喪師失律何所逃罪乃悠悠之口騰播無稽一倡百和幾成冤獄嗚呼亦可哀也已主人唯唯遂摭問答之語綴爲是篇康祺按余撰紀聞不載他人詩文全作以此作敘事詳核立論亦平允不偏鉛版外無傳本故亟錄之以補近刻

官書編纂之所未及以備他時史乘功罪之所攸歸又按曾文正金陵軍營官紳昭忠祠記於江南北大營分併勝敗始末敘次井然簡貴有法惟意主退讓不涉褒貶未若是作之詞氣抑揚功咎灼見蓋文章各有體裁也

順治末年以滇閩用兵加天下練餉五百萬魏文毅公
奏請
敕部計軍需足用即止
詔除已派外並停止康熙元年雲南平上疏請撤滿洲兵還駐荊襄扼天下形勝消姦宄之萌爲部議所沮復
請
命湖廣總督自武昌移駐荊州從之及吳三桂反湖南

州縣俱陷卒不得以隻輪匹馬躪及荆湘人以是服公之先慮康祺按公自臺垣至作相先後二百疏忠誠耿耿上軼鄭公此三摺尤有裨大計孟子所謂社稷臣也武定李文襄公之芳爲言官侃侃謇謇

聖祖呼爲眞御史出任封疆勳績尤著當康親王統師入閩公方督兩浙移鎭衢州遣師平江西諸賊民有陷賊來歸者爲茅屋二千餘閒別男女居之給其食有田者予以耕種具又命屬官於入閩通衢設粥食饑民凡五年活民一百二十餘萬視富鄭公之振靑州有其過之

按范粉平閩紀事稱公爲蠻子佛或其時滿兵四出滿人呼漢人本有蠻子之稱或吾浙人呼山東人有

稱爲山東蠻子者以公籍山東而名之均不可知旣稱爲佛則公之慈祥愷悌必有深入人心者宜至今遺愛未淪也

康熙十年二月肇舉經筵大典於
保和殿以孝感熊文端公爲講官知經筵事頃之
聖祖以春秋兩講爲期闊疏遂
命公日進講
弘德殿每詰旦進講
聖祖有疑必問公上陳道德下道民隱引伸觸類竭盡表裏洵明良之慶也

李文定公天馥昔所稱合肥相國者也廉靜寬和尤慎

刑辟每預廷議務持平同官或厲辭色公笑語之曰君何至是凡事平其氣而可也吾初亦爾後既熟漸平也

康祺按宋韓魏公與范文正公同朝偶論西事不合文正拂袖欲出魏公從其後呼之曰希文事豈不容商量耶休休之度公實同之

李文定以母喪歸結廬墓側有雙白燕翔於舍前久之不去公性好施予至是窮民歸之遂成聚落歲旱鄉民憂愍公爲壇墓前齋三日禱於天方蒲伏雨立沛及秋飛蝗蔽天衆復强公出禱如前而蝗盡去比卒於位鄉人哭之如喪所親夫瑞燕來巢饑蝗避舍及甘霖應候

一事機祥之感召容或適然而鄉望允孚必非倖致士大夫發名成業安得不從家庭里黨間一言一動始哉國初崑山三徐名位相埒文學稱健庵尚書而風節操持不能不首數公肅相國公官修撰世祖常召見討論經義賜鞍馬御膳恩如家人章皇帝晏駕公哀痛哭泣羸瘠不勝康熙十九年從謁孝陵猶悲慟不止捐例初開但令得官後三年稱職上官保舉否則罷既又令輸銀免保舉卽聽遷轉公初爲祭酒卽請免納粟入監之例及是又言國家大體所關

惟賢不肖之辨而已若捐銀得免保舉是金多者與稱職同科也按此論與陸清獻疏廉恥可捐之說不謀而合因堅請停止捐例後事例既罷而府部寺院筆帖式近三千人復求開例出知州縣其以京察大計被議者亦謀復官廷議時公爭之三日卒從其言二十二年大計一切餽遺無敢及門其所彈劾亦不避權貴詳見長洲彭紹升測海集康祺按郭華野參疏不及公肅而康熙以後諸名人詩文筆乘於徐氏子弟之豪橫聲氣之昌奕頗有微詞即亭林致諸甥書亦屢以權勢鼎盛爲戒然紹升公鄉人其言殆可據也

桐城張氏父子繼相兄弟多登九列者文和長軍機時其子姓宗族及姻黨姚氏占仕籍者至數十人時爲之語曰張姚兩姓占却半部搢紳劉文正公統勳以聞請量加裁抑三年內停其升轉高宗從之文正與文和故交此奏可謂愛人以德按文正摺中並奏尚書公訥親以一人之身兼理數處任事過銳非懷謙集益之道請旨訓示上亦如所請訥亦同領機務者

劉文正累主會試及順天鄉試門下賓友往往以暗中被擯人無怨言所得士雖已列仕版公多不識其面康祺按科場通榜自問非宣公昌黎不容援古人以自解

蓋無以別於因緣聲利者也若舉主門生誼同師弟則唐宋以來積成風俗久矣而持正如公自不可及一

雲南貴州廣西三省羣苗雍正初屢次煽動自鄂文端公任滇撫奏言欲保百年無事非改土歸流不可欲改土歸流非大用兵不可奏上

世宗大悅

親諳養心殿鑄三省總督印授之果成大功

高宗登極所布詔令善政絡繹海宇覩聞莫不蹈舞或語鄂文端歸功翊贊公蹴然曰天生

聖人天下之福也老臣何力之有蓋公於是晩節彌慎

矣
陳恪勤公鵬年官江甯知府大著廉聲爲總督阿山所
誣論死按阿山欲增地丁銀耗羨充公費爲公所持大恨之以公嘗逐羣娼建亭其地與士民講演
聖諭遂坐
以大不敬一日
聖祖問李文貞公阿山何如人對曰臣嘗與同僚廉幹
果於任事其失民心獨劾陳鵬年一事耳遂奉
旨召恪勤入京張清恪公撫江蘇與總督噶禮互糾
命使往讞久不決忽
詔罷噶禮職復清恪官文貞亦與有力焉
婺源之大畈汪氏有節母婁節母程克家女幼字汪鴻

階鴻階卒節母年十五未嫁也欲身殉父母泣戒之則請誥夫家守貞旣歸汪屏妝飾樓居居四十二年不一下粤匪至嗣子奉以避今相國左公勦賊過皖訪得實書此樓千載四大字褒其門康祺按女子未嫁守義歸震川氏謂不合於禮經近代文人又多引據經傳與歸氏相詰難余謂

朝廷有旌典咸同至今以貞女蒙旌者不下數千百人士大夫卽不得故作高論譏其過中況如汪節母者尤閨閤中管幼安蘇子卿也錄之以告後世傳列女者

馮福基代州人幼隨父焯潛山縣天堂巡檢任九歲解

周易大義衆稱神童咸豐七年賊犯潛山福基年十四匿毋他所藏利刃奮身出賊執之思刃其酋弗得隨賊至黃梅宿藥肆夜竊藥置賊飯裏中賊中毒死者十七人懼事泄吞餘藥而瞑賊委去越二日福基蘇自度必不活寓書訣父母及天堂諸父老父老得書遴弓兵故執役巡檢署者走訪得之福基猝見益悲慟創裂腸斷臨死猶握弓兵手厲齒曰我

大淸人瘞以

大淸服勿效賊爲也弓兵輿尸行九日達天堂面如生歎虖是又一童汪錡矣此與前一事俱見吳桐雲年丈

大廷小酉腴山館文集吳文詳余删潤存之

江陰縣志載乾隆三十三年秋旱成災鄉民相率鬨縣堂學使景福甫下車出而撫慰衆即解散越日巡撫彰保統兵至欲痛勦之景與議不合歸即草疏陳饑民疾苦懇蠲貸急足約七日至京師比彰保摺到以民亂聞

上不直巡撫言召前學政曹秀先問故秀先具述災狀蓋天旱時曾率屬禱雨者也遂

特旨置起事鬨堂一二人於法餘皆罔治攷甯化雷副憲視浙學時浙西被蟲災無人告者副憲致書巡撫弗省遂自以聞奉

旨振恤巡撫得罪去是學政雖職在典學而觴飭親持有輶軒采風之責原不宜置民瘼吏疵於不問也若其炫才沽譽有意侵疆吏之權則又不如噤若寒蟬矣

康熙十五年科臣王光前請加練餉十六年科臣甘文焜請查漏丁均經魏敏果公疏駁

大河衞人阮給諫應商官戶部郎猾吏悚息由其到任第一日即以褻服迎制撻從事二人督治文案惟令抱牘待判不得出一語威聲所至故雲南一司無不洗手奉令也按戶部雲南司總轄倉儲出納與山東司之司鹽政陋弊相同莫可猝救至今猶然官吏科給事中尤著風節其時吏部選人或違例壓缺改易

交憑駁選停放除授不公給諫上書極論纚纚數百言
指斥無隱銓曹多被議者直聲大震一日
聖祖御門有所咨訪特指名命對給諫從容敷奏衆皆
屬目嗣是連次
御門輒垂問阮應商在否蓋知其廉辦有節行將大用
之矣以疾告歸遽卒朝野惜之
汶上老人白英前代之有功黃河者也立祠戴村子孫
蔭襲頂帶自入
國朝未奉
明旨康熙間河東河道總督漢軍李公宏奏請仍給八

品世職奉
旨允行嗣後每遇險工益昭靈異論者謂江西張道陵後人以斗米遺孽依託鬼神更歷年運謬踞巍秩核之典禮則白氏子孫之受賞不爲忝竊也

李侍御森先巡按下江優人王紫稼（按吳梅村詩王郎曲即賦其事）及三遮和尚淫奢無狀皆杖斃之臺省貴人咸爲喪膽李所書鐵面冰心額今猶懸陝西道署中

僞朱三太子一案在康熙初三藩叛正之時其人實名楊起隆令其黨李株等糾約滿洲各官家奴將於元旦起事經監生郎廷樞上書告變

聖祖鎮靜如常時密遣捕獲硃等二百餘人誅之謠言始息起隆旋亦就獲處以極刑飛蟲溼生忽集於盛陽之下固宜殄不崇朝矣

乾隆三十五年

皇太后八旬萬壽凡六十以上齊眉命婦均得邀綵緞

珍品之

賜漢臣中同時受

賞者吏部尚書程景伊妻金氏禮部尚書蔡新妻何氏吏部侍郎曹秀先妻劉氏三人閥閱閒閧傳爲榮遇一

燕下鄉脞錄卷二終